

困獸記

沙汀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困獸記

沙汀著

新羣出版社印行

困獸記

著者 沙汀

藏版者 新地出版社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總經售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

1945年3月初版(渝)
1947年5月再版(滬)
1950年8月三版(滬)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版題記

最近新羣出版社來信說，「困獸記」就快要賣完了，書店準備再版。這是我能寫點序跋之類的文章。

其初，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為早在川西解放以前，我就這麼樣想：『一切都得從新做起，以往寫的東西，把它們全部當成習作看吧！但是來信又這樣向我提示，』可以說明一下這本書在反動統制時期所遭的不幸。」而這麼一來，我又忽然覺得有題目可寫了。

這本書的淪版，於一九四五年出版，當時渥丹先生曾經在新華日報發表過一篇批評。內容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作者對我的鼓勵多於指責。這自然不能說是不幸。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成都一個文藝刊物却對這本書大張撻伐。因為據朋友告訴我，作者態度的惡劣，自來文壇上很少有；「可惜我至今未曾看過原文。」

這自然也不能算是甚麼不幸。因為我一向就愛向朋友們說笑，文壇一如戰場，挂花帶采總免不掉的。然而，就在同年冬天，大約和那個刊物的編者向國民黨反動派表示自新的時間前後相差不遠，這本書在上海被禁了。而在次年春初，四川偽十三區專員，通過兩重天的關係，由一位親故寫信給我，說是「困獸記」頗有反動嫌疑，我該到綿陽去

一趨；意在要我跟同那位編者一樣的「更前進」。

然而，認真說這也不能算是甚麼不幸，一切我都以為來得非常自然。正同那位專員本人，在該區人民的控訴下，現在不能不每天搬運火磚，以求贖罪一樣。如此說來，有人會以為我太調皮吧？也許是的，因為一個人既然是自由了，有時總難免不高興得調點皮的。而我近來的心情確也異常愉快。

我為甚麼不愉快呢？反動派倒台了，從此我可以自自由由走向羣衆，同他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從此有了政治上的直接領導，這就保證了我會更有效的用創作為人民大眾服務。

所以末了，我在這裏要向讀者預約，萬一將來我有機會處置同類的主题，同類的題材的時候，成績一定要比這本書強得多。

一九五〇年四月於成都

題記

××先生：三四年來，台端和我打了不少麻煩，幾乎使我完全失掉了家庭之樂，成了獨夫。但也正因為沒有孩子們攪擾，更不必曲盡丈夫之誼，我倒反而寫了很多東西，

結果名利雙收！這是先生沒料到的。茲當遠別，其於台端無意幫襯之處，特函馳謝。

三十一年十月，當我在一個緊張局面下，寫好中篇「闖關」以後，因為一時的高興，我計劃在往後兩年間再寫兩部長篇：一部「困獸記」，一部「還鄉記」；然後瀟瀟洒洒，離開故鄉更遠一些，停下來喘口氣。而上面的那封短簡，也是我當時想好了的，準備將來遠走高飛時，分別抄寄幾位要人。至於所謂「名利雙收」，「很多東西」，那是說起來氣人的，不必講，全與事實不符。

現在，再差三四個月就兩年了，離開故鄉確乎也更遠了，那封信自然是始終未寄，計劃中的兩篇小說，可也只寫成一部！其餘一部，甚麼時候能夠動筆，不僅毫無把握，便連想要寫出它來的意思，也很淡了。然而，若果不是那個無意的幫襯，突然又緊了一回，就連這本東西，恐怕也無法寫起罷。這倒還差堪自慰。

在三十二年一月，約當於三十一年農曆十二月中旬，因為很久沒同家人見面，擺子也發過了，我便回到我的妻兄家裏面去。我的妻小借住在那裏，我準備團團圓圓吃一頓年飯，然後再溜開，把自己重新禁閉起來。然而，就在除夕前一禮拜，擺子復發，我又不能不走了。而且，這回的情勢還比以往可慮，因為當我回到寄居的鄉下的時候，我的居停主人也早認為我有遷居的必要，並已爲我交涉好了地方，只是行動不便，要等翌晨一早才能出發。

因為要通過一個吵鬧的市鎮，雞還沒叫頭道，我便被喊醒了。等到走了七八里路，進入荒寒的山地的時候，天才大亮。那些山是那樣的龐大，荒涼，好幾里路找不到人煙。出產只有玉麥山芋。這幾年來，若果說我也曾經有過情緒低落的時會，這一次我心裏的確有一點不好受。居住區要好些，因為看見了樹木和耕地了。那是一條約有三四里長的山溝，分做三段，上溝，中溝，下溝一共只有五六十戶人家。全是貧苦的半自耕農，若不打柴打獵，沒有一家人過得了的。此外就是到附近林莽地段開闢火地，因為熟地是太少了，又很貧脊。據我估計，平均每家人至多七八畝地。

所有的住屋就綴在山峽兩面的腹部，山腳邊是耕地，頂上一層，大半用來割草，以作肥料。當時正是利用農閑，準備割草燒灰的時候，鋤面觸着岩石的鑿鑿的聲音，聽了

不覺感到寂寞，逢到下雨，這種單調刺耳的聲音，是沒有了，但是野獸的叫却更難以忍受。特別是黃麂子，常常在雨霧濛濛的荒山上跑來跑去號叫；那麼執拗，淒厲！使人想起傳說中沉冤莫白的怨鬼。

這溝裏很少有瓦屋的，但是全部繞着一道半人高矮，岩石砌成的圍牆，以防夜間野豬鐵狼的侵襲。大家都很清楚，中國舊式茅屋是沒有窗子的，這在莊稼人還好點，他們整天是在田野間勞動的，對於一個室內工作的人，就難受了。何況我所住的一間屋子，是臨時空出的，里面塞滿了破爛的家具，缺鹽的酸菜罐子的臭氣令人欲嘔，而最要緊的還是無法寫字！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也情急智生，終於想到了一個改善辦法。

我忽然注意到牆壁一面的上段是破晒蓆夾成的，於是興高采烈，跑去向房東交涉去了，接着就帶回一把剪刀，在晒蓆上開了一個約有一兩尺長，尺來把寬的窗子。我得到了光亮，而且恰恰落在一只三條腿的米櫃子上！這自然說不上明窗淨几，但我希望一切和我一般懶散，慣把工作熱忱同興趣相混的朋友都來過過這種生活，因為它會迫使你變得勤謹的。

我的「困獸記」，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起來的；但是，才寫好十五章，約當全書五分之三，我的妻子女兒，忽然都病倒了。女兒是麻疹，老不現點，也不退熱。妻子周

身疼痛，起不了床。爲了便於照料，我就只好搬家，在她們附近鄉間暫居下來。這整整耽擱了我一個月時間，而且，等他們痊可以後，我更碰見了兩件極不愉快的事：「過關」忽又遭遇了難關：另一個短篇集，忽又出不了世。毫無問題的都成了問題，我的筆太沒用了，就擱了半年多。我之能於勉力續成，主要的自然由積習難移，一方面也由於朋友的鼓勵，使我不好意思做個逃兵。

我寫這部小說的動機，遠在五年以前，就有過了，那時候我正由前線回來，一般鄉村小學校的沉悶，厭倦，很使我吃一驚，不僅比不上七七以後，便連武漢會戰時期的蓬勃活躍也相差很遠的。然而，因爲物價的不斷高漲，某些條件的每況愈下，一年以後，當我再走向內地的時候，情形就更壞了。有的在生活的高壓下，有的和粉筆絕了緣，一般勉強挺得住的，也都悶氣重重，把自己的職業看做一種無可奈何的苦役。

此後一兩年間，我對他們的情形知道得更多了，其時，我的一個平平穩穩教了十幾年書的親眷，恰巧發生了一樁不幸的戀愛故事，好幾個人弄得來瀕於毀滅。於是，我就在這個強烈的激動下獲致了困獸記的整個概念。但自然，因爲人物有着改動，我所寫出來的結果，同實際相差得很遠的，同時我更另外穿插了兩個人，一個勇敢的出去了，一個則一直勤勤懇懇的固守着崗位。

若果說一篇作品須得向讀者指明一條道路，這點穿挿，也許可能担当這項任務。然而，這在諷刺暴露的作品里却不一定有的，因為作者所能引起的憤怒，以及嘲笑，便相當於別樣作品里的對於所謂出路的暗示。他斗你恨他所曾表現的一切。更從而消滅它，這還不很夠麼？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對於「淘金記」的極為通達的意見

在全書中關於物質生活的困頓情節，我有意寫得很少。這是跟我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因為從我看來，小學教師的待遇，自然是該提高，但主要的却還在別方面。戰爭激起了他們更多的力量，單調枯燥，成效緩慢的教書生活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然而，他們却又別無可為，於是一切煩惱，也就隨之而滋生了。而生計問題，以及種種反乎抗戰的社會現象更加加重了他們的苦悶。

上面所說的兩個陪襯人物，我着重在牛祚。若果讀者喜歡他的言談風度，敬重他的真實堅韌的性格，那便使我感到無上的高興。這種人在農村社會裏是很多的，他們的時代似已過去，然而，在他們的不歧不亢，無怨無艾，切切實實致力於一種平凡寂寞的工作這一點上。他們却無疑的保存了不少中國智識份子的傳統美德。然而田疇也並非壞人，害了他的是他的出身，他的性格和他的環境，而以他的精力之旺，他只在愛情上覆

敗了許是一樁幸事！

讀者若果讀過我近幾年來的短篇，或者是「淘金記」也許會多少感覺沒變樣罷，然而，正如我寫「過關」一樣，我的本意原不在改變作風，或者因為有人不滿意於諷刺暴露的作品。中國若果不言改革便了。若果確乎需要更新，而文藝又足爲一助，我相信諷刺暴露，是不會就在怨讟下短命的。至於風格，則是由題材，和作者對於題材的理解來的，並非一個獨來獨往的英雄……。

然而，就這樣帶往罷，因為若果我真愛牛祚這個人，我是該少講點廢話的。何況，現在來寫這篇後記，便已經犯了戒了，倒是不聲不響出本書合宜得多。

儘管大後方的若干人士，他們的看取戰爭，只把它當成一種物價升降的寒暑表樣，注重在甚麼東西可以買進，甚麼東西應該拋出，完全無視它的神聖的意義，可是認真而嚴肅的關懷它的却也不少；雖然那種抗戰初起時的熱情已經是在逐漸沉下去

這些人中間的一部份，是那些頭腦清醒，胸懷坦白的智識份子；但即使是麻痺眩暈的人吧，他們有時却也禁不住真情的流露。甚且，他們不僅重視戰爭，凡是直接間涉戰爭的一切，他們也都表示着無限的尊敬。因此，當一九四零年夏天，章桐山中條山回轉到故鄉的時候，他便立刻爲熱切的歡迎所包圍了。

他整整有三天沒有得到清靜。他的屋裡老是盤據着拜訪者，一進茶館，便有人殷勤的爭着招待。就連那個混名東亞病夫，在上海戰爭時期以失敗論者聞名的老教育局局長，竟也變得很熱忱了。頭戴呢帽，薄棉襖上罩着羽紗馬褂，他也降格相從的走去訪問了他。局長的腦筋自然還有問題，而且，對於前線的情況顯然不很相信，然而他的關心却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

等到第四天上，這種熱烈的歡迎，算是達到了頂點了。這是禮拜日，章桐的友好們爲他發起了一場洗塵的筵宴。他們大半是本鄉中心學校的教師，也是三四年前的。章桐在故鄉從事救國演劇運動時的同志。宴會的地點是鎮外一家新開張的茶社。雖然只有三間臨時搭成的茅棚，但却開曠，風涼，可以一覽郊外的田野風光。茶社面前橫有一條寬大的河流；它幾乎是干枯的，只有一些連續不斷的沉碧的深潭，與乎沙石瑩潔的淺灘。一片棲木林子，在對岸的低窪處向下游延展過去。

因爲時刻尚早，當天又是場期，茶堂里的空氣異常冷落。那堂倌不知跑到甚麼地方過癮去了，只有一個小女孩子坐在門檻上盡着看管的責任。大約有八九歲，聳着一頭柔軟蓬鬆的黃髮。橫過茶館門口的大道，聚精會神的，她一直凝望着那兩個站在峭峻的堤岸上垂釣消遣的閒漢們每一動作。

當她正在忘乎其形，一邊呼吸迫切的制止着兩行鼻涕任性直淌下去的時候，一陣愉快宏敞的語聲，立刻把她的注意牽引開了。那說話的是一個身體結實，好幾天沒有刮臉的絡腮鬍青年。除開一雙黃色的膠底皮鞋，一條白嗶嘰西裝褲，他的穿著十分寒酸；但和聲調相稱，他的態度却也異常響亮，彷彿對於自己毫無愧慚以及不滿。

這是小學教員出時，今天集會的主持人物。因爲已經褪色的藍布長衫又小又窄，加

之又眉粗眼大，永遠帶着一付高視闊步的神氣，他的塊頭看來要比實際大上半倍。他慢步着，一面愉快而響亮的向他身後的同伴扯着閒談。

他在誇耀着他今天的出色的主意。地點不必說了，便是菜饌，也是配搭得很不錯的。而當接近茶館門首的時候，他更眼睛四下溜着，忙着選擇安置座位的適當處所。

「嗨！還要那里，就是這上面就好極啦！……」

他十分敏捷的跳到茶社上首邊的土坪上面去了。那里地勢較高，當路的一面繞着一道短籬，以及幾株桃柳之類的樹木。雖然也搭着破晒席，但却並不阻礙視線，可以供人任情瞭望。

「呵，這要看好遠啦！……」

彷彿就要同人打架似的，挽挽袖頭，他顛起脚向了遠處瞭望過去。

「喏，那不是漁洞口的橋樓子麼？」他指手劃足的繼續着嚷叫。「那不是大拱橋？喏，老遠看起來好漂亮啦！趕快叫堂倌把桌子搬起來吧！……」

「忙甚麼呵！」那同行者反對的說，「我還打算去趕吓場哩。」

「霉了——這個時候你還打算去趕場呀！……」

於是，也不管那同事是否願意接受他的意見，不要去趕場了，接着他就像喊口令一

樣，大聲武氣的呼喚着堂倌搬桌子來

「你再叫大聲點吧！一那同伴作弄的鼓舞着他。」

這是一個面孔蒼白的小個子人。他是聾的，但當別人講他的壞話的時候，他的聽覺却又特別靈敏。他是國文教員，字寫得很好。和他的書法一樣有名的是他的謙謹。因為生計日迫，在一般喜歡胡調的朋輩中間，他又早以囤積居奇者著稱了。

「看你的聲氣有好大哩，」他又說，「可惜沒有人呵！……」

這其間，那個宴會主持人已經跳下土坪，嚷叫着走向茶堂里去。而且，把那茶館主人吵出來了。這是一個瘦長的，無鬚的老人，顯然煙癮很是不小。披着汗衫，嗆咳着，他搔着後腦勺子向着田疇審視。

「呵，田老師哩！」他在喉嚨里說；「請在里面坐嘛。」

「那個要在你這兒坐呵！快把桌子給我們搬到外面去吧！……」

躊躇了一下，老板於是動起手來；一面吩咐那女孩子去找堂倌。然而，雖是極想討一點好，他的行動却是那麼吃力而又迂緩。這使得那個精力飽滿，喜歡活動的教師，感覺得很不好受合了。

「你快收拾倒呵！」他大笑着說；「讓我搬起來你看看吧！……」

「我這幾天人不利落……」

「恐怕是癱沒有過足吧？」

田疇微笑着打趣他，隨即那麼輕易的掀起一張矮小的方桌，然後再把桌面靠向胸口，一氣抱往那土台上去。不久又來搬了一張。老板和那國文教師則在慢條斯理的搬着椅子凳子，而當一切都已安置妥當的時候，那個頭纏破布的禿子堂倌，終於也精神神神的走回來了。

國文教師已經不再提說走的事了，他在那只塞滿酒瓶，紙煙瓜子的藤籃里抽出一份報紙，專心一意的閱讀起來。田疇則在悠悠閑閑的哼唱京戲，這是他的消遣方法之一，每當精力無處消耗的時候，他總喜歡這麼痛痛快快的吼上幾句。但正像這是一個精神上的漏洞一樣，他又每每感到一點和他性情不相投合的淒愴。

這一天他在吼着託兆碰碑，因此也就更加感到心上沁出的那股味道的難受。但他終於哼唱完了，於是深深的吹一口氣，隨又嘆息一聲，感慨系之的閉着眼睛微微搖搖頭：最後，他憫笑了。

「京戲就是這一點好，吼幾聲就甚麼悶氣也沒有了……」
「你會有悶氣嗎？」聾子意外的聽清了牠的牢騷。

「滿肚子都是呵！特別是今天。你想吧，別人這兩年跑了好多地方了啦！我們還是在原地方蹲起，就像犯人一樣。足錄手鐐都是齊的！……」

他想起了他的妻兒，但他沒有認真發洩下去；更沒有說出那件真正攪亂了他的事件。他剛才去邀約從前劇團里的一個女同志吳楣來參加宴會，但她強笑着拒絕了他。表示她的丈夫，這一天就要從成都帶了他的新寵回家來了。這件事他是好久以前便知道的，但卻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打動過他。這並非同情，或者憤激，却是一種深沉而又廣泛的苦趣；而在最後，就又變成對於自己的不滿意了。

他沒有痛快的發洩下去。但是停停，他却急轉直下的嘆道：

「唉，去它的，我們去釣魚玩吧！……」

「好，還是躺在這裏舒服一些！」聾子搖搖頭說。

然而田疇並不看重他的同意，他早已走向那陡峭的岸邊去了。但他不久就又退了轉來，因為釣了一會，他實在感覺得那種渺無着落的期待的難受。

「哎呀！要吃魚還是拿錢去買好些，」當坐定之後，他嘆息着說。

「你這個脾氣釣啥魚呵，」國文教師米子遠笑着說了，「這個全要點耐性呢！像你這樣毛焦火辣的人只配去打老虎——其實也不行呵！……」